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吴壽朋

通鑑續編卷二十一

元　陳桱　撰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 乙酉 金正大二年 太祖皇帝二十年 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湖州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爲皇帝竑討壬平之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心不平之乃聚衆陰遣人至淮東通意於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

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强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僞為李全牓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犇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而北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史彌遠殺濟王竑於湖州詔追貶為巴陵郡公

彌遠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召醫如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於州治以疾薨聞於朝贈少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給事中盛章權直舍人院王塈繳還詔命從之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

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絶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帝曰善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伐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宋彭義斌復取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

道追天澤於道告以天倪被殺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讎死亦當往況不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淄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言狀於燕京行省乞兵進討行省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笑乃歹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盧奴虜仙驍將葛鐵鎗乘勝至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西山之抱犢砦天澤遂復入真定府

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以師彌嗣秀王○李全作亂焚楚州淮東制置副使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副使以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

即奔走不暇矣李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厚餽之欲以邀全還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佐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全從之及全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亦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劉慶福謁之夢先以其客將令隅幕貌喏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子矣全往青州會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

大閔楚城之外欲以挫北軍之心全妻楊氏及軍校留此所者懼其謀已因內自為備會全自青州遣劉慶福還楚為亂適有潘壬之事及壬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言一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為應與之共反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終輟止欲快意於國矣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二月乙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被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馬賊擁通判姚翀入城犒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章夢先以報其辱丙辰國縊於途事聞史彌遠懼激它變欲事涵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

閤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閧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三月葬永茂陵○夏四月皇太后以多病免聽政○五月以不熄嗣濮王○李全襲彭義斌於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使人報彭義斌於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可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乃斬全使使賫牒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間全敗引兵往救又為義斌所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全妻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

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斷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秋七月彭義斌伐真定嚴實以蒙古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甚張遂圍東平嚴實遣人求援於蒙古孛里海孛里海兵未至而城中食且盡實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以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麾下兵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

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攻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已迫即連趣李里海軍而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黄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義斌不屈而死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

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也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於象州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贈張九成太師崇國公帝以前禮部侍郎張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也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遊故議論多偏

以程頤四世孫源為籍田令○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侍選臨安諂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

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 德秀屢進讜言帝皆虛心開納史彌遠益嚴憚之於是莫澤等劾德秀所言濟王贈典為外論綱常簡節上語遂罷

冬十月金完顏王嘉努有罪金主命論如律 王嘉努金內族也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金主曰英王朕兄也敢妄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其如法誅之

蒙古太祖皇帝伐夏取肅甘州西涼府十一月取

靈州進次於鹽州川以其不入質子而遣兵助西域也以薛極參知政事葛洪僉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右正言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厲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佚斥逐之命始則慨慷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曉也盖以陰詆德秀了翁也踰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殆盡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倡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於靖州罷提舉玉隆萬壽宮真

德秀祠禄起居郎魏了翁知不為史彌遠所容以疾求去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請外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鐫兩秩罷祠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

蒙古圖類取金彰德〇蒙古使濟古爾往高麗未至

盜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武仙復入真定蒙古史天澤奔藁城彭義斌既敗仙勢益蹙已而潛納諜者匿真定之大歷寺夜斬關為內應仙復入城天澤出奔藁城

丙戌二年金正大三年○夏主晛元年○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齡舒州通判沈煥官謚九齡撫州金溪人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九齡幼穎悟端重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吏部員外郎許忻退居臨川與九齡語大悅之盡告以當代文獻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紬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慴或請九

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卒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攺全州教授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税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閨門百口男女各供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張栻嘗與書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

縈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豪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至是贈朝奉郎直祕閣謚文達○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乾道中為太學録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早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同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遂為高郵軍教授後終於舒州通判煥閒居雖病猶不廢書卷每以善類凋喪為憂周必大嘗曰其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茍自恕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至是贈直華文閣謚端憲煥友奉化舒璘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遊及聞朱熹吕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

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

録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

九淵生而頴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遊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九淵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

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舊扶杖觀聽學者稱為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兄曰九韶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

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冣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煥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潔齋先生燮子甫少服父訓謂學者曰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仕終吏部尚書卒

蒙古史天澤以藁城董俊之師入真定武仙走西山

藁城守將董俊以全軍授天澤天澤乃與薩納台擊仙敗之仙走西山薩納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為賊脅制令殺之何罪乃全釋之

三月蒙古圍李全於青州

全北剽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宋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

築長圍夜布狗嶺全糧援路絕興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

楚

夏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秋七月夏

國主德旺以憂卒弟子南平王晛立蒙古太祖入夏城邑多降德旺

憂悸而卒

國人立晛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衛涇卒○金以楊雲翼為益政殿說書雲翼天性雅重博學能文

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

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以劉琸為淮東制置副

使兼知楚州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琸代徐晞稷而命彭忙代琸知盱眙

冬十月作寶章閣（藏寧宗御製也）改湖州為安吉州（以濟王也）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琸師衆降金

琸在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又素與時青有怨不召之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亦不許彭忭自以資望淺而琸止夏全不㕥以為欲遺患盱眙且曰琸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何不立功以取富貴夏全欣然即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琸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兎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熟計之夏全以為然既而楊氏盛飾出迎夏全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

自主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願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李福謀逐劉琸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人窘東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琸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罷甲錢粟悉為賊有琸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琸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

蒙古太祖皇帝取夏中興府○蒙古取金濮州東平府

丁亥 三年 金正大四年○是歲夏亡○太祖皇帝二十有二年

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置副使兼知楚州 朝廷以姚翀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

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卿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聞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卿入城卿乃入寄治僧寺中奉楊氏甚謹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三月蒙古取金德順府節度使完顏愛新死之○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於蒙古蒙古以全為山東行省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己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之

蒙古

取金臨洮府總管圖們呼圖克們死之○蒙古使唐慶如金○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制置副使姚翀詔即以忠義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副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屬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於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福偽稱病不出旬餘慶福以為誠然往候之及福寢所遙見福寢臥不解衣心疑之不得已至牀下見牀頭有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懼福先發福亦疑慶福就以刀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於姚翀翀大喜幕客杜耒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耶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

續賊黨籍籍謂皆由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㶚促之㶚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今建閫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㶚飲㶚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客左右散去福以㶚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㶚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耒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㶚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鬢縋城西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兇莫肯往來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即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粟以贍衆朝廷不問

金以完顏哈周為議和使如蒙古○蒙古太祖皇帝滅夏以夏主睍歸太祖皇帝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

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閏五月太祖皇帝避暑於六盤山夏主睍力屈出降太祖皇帝執之以歸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黄兩駞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拓跋自宥項入居銀夏兄弟子孫相襲至繼遷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居之盡有夏綏銀宥靈鹽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等郡之地南界横山東距西河廣袤萬里乃分境内為三十二州河南之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鹽南威會河西之州九曰興定懷永涼甘肅沙凞泰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土堅腴水清洌風氣廣莫民俗強梗故能立國久長視宋遼金立國之強弱為向背焉

秋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兆○張林等誅李福於楚州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

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宋恩中遭間貳今歸於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師帳前士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與謀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李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郭統制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於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乃檄知盱眙彭忙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殺其餘黨忙輕儇不爲四總管所服得檄不敢自決力讓張惠范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州與張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兵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毋過千人分屯四門及城凡在青州者老幼並絶糧給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

報全於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乃歸盱眙紹雲赴樞密院稟議事竟無成八月盱眙忠義張惠等執知軍事彭𢙢以城降金金使完顔額爾克戍之張惠范成進以朝檄專委時青而不及已旣歸盱眙乃設燕以邀彭𢙢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於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顔額爾克戍之蒙古以李全爲山東淮南行省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全得時青報慟哭力請於蒙古以求南還蒙古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乃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李自贖全殺郭統制及時青而倂其衆朝廷置不問

全敗金完顏額爾克於龜山○冬十月以宜州觀察使貴謙為沂靖惠王柄後○金封李全為淮南王不受○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蒙古遂入三關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鄭損棄沔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命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太祖皇帝崩於六盤四太子監國太祖皇帝崩年六十六凡六子大太子曰卓沁性卞急而善戰早薨二太子諱察罕台性慎密為衆所畏三太子諱諤格

德依是為太宗皇帝四太子諱圖類是為睿宗皇帝其庶子曰烏拉齊一日科爾戩

蒙古張柔自滿城徙治保州柔以滿城處隘不能容衆乃移鎮保州保當南北之衝亂後荒空者十餘年柔劃荊榛立市井通商販招流亡不數年官府第舍煥然一新乃大興學校招徠儒士保井泉素鹹鹵不可飲食柔引雞距一畝二泉鑿城門而入疏為長河以流穢濁樓櫓相望陂池映帶若圖畫然遂為燕南一大都會後升為順天府復改保定路

蒙古史天澤襲武仙於西山仙敗走汲縣天澤在真定繕城壁修武備為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共之招流散拊瘡痍披荊棘撥瓦礫官府民聚以次完治以高公抱犢諸砦武仙之巢穴不可以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砦

蒙古入西和知州陳寅死之蒙古

兵薄西和時城兵寡弱援者不至知州陳寅竭智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子姓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戊子　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以桂如淵為四川制置使翟朝宗知揚州權淮東制置司事○金使完顏奔伊蘇如蒙古弔喪○三月蒙古入金大昌原完顏陳華善大敗之（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華善為前鋒陳華善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華善之名震國中）夏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李全如

青州蒙古嚴實敗之金復還楚州○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袁韶同知院事鄭清之僉書院事葛洪參知政事○金以完顔納新爲蒙古國信使○蒙古伐西域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皇帝元年春二月金以丞相完顔薩布行尚書省事於關中○三月金以完顔陳華善爲穆琨忠孝軍皆回紇奈曼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惟陳華善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居街曲間不聞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秋

八月蒙古太宗皇帝即位於奎騰阿喇勒之地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請立三太子乃召諸王畢會擇以八月二十四日即位時四太子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二十二日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之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與諸王奉三太子即位是為太宗皇帝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册立儀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尊長之有拜禮自此始諸國之來朝者多以冒禁當誅楚材言於帝曰陛下新即位願無污白道子帝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詔禁絕之奎騰阿喇勒在和琳東

冬十月蒙古圍慶陽十二月金伊喇布哈救之○蒙古始定筭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蒙古

以史天澤劉哈瑪爾蕭扎拉為萬戶分守中原太宗皇帝欲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一日會朝親以杖麾三人居右以為萬戶其居左者悉為千戶於是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皆隷於史天澤

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太宗皇帝二年春正月金伊喇布哈及蒙古呼圖嚕呼戰於大原敗之慶陽圍解〇二月以趙范知鎮江府趙葵知滁州並節制本州軍馬范葵皆方之子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太祖皇帝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

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太祖皇帝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燕京路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太宗皇帝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楚材又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使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嚕軒達布激怒皇叔鄂齊爾使奏楚材專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楚材於死地事連諸大臣鎮海鈕祜祿重山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太宗皇帝察鄂齊爾之誣逐其使者已而軒達布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軒達布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

以掐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為晚也遂止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軍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乃罷知揚州翟朝宗

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蠭結水砦以覲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柂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舡艫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於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覘臨安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於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於宋以就錢糧因以貿易貨物以輸蒙古宋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遺饟不絕全因縱遊

說於朝復請建閫山陽又遣使如金約以盱眙與之以連好二月遣軍士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罷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使雖反而不敢遽絶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既而復遣張國明至臨安稟議全以金寶資其行賓從所過揚言李宣差英畧絶倫騎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國明且以百口保全不叛朝廷雖知其姦而欲涵容以茍安故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强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

以狀白於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辦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遂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秋八月蒙古史天澤襲武仙於汲仙敗走○金伊喇布哈敗蒙古齊拉袞於潞州○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

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棺板煉鐵錢為釘熬囚脂以擣油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紿趙璥夫以蒙古為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饟不絶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

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間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於喻口以便鹽城往來時丞相史彌遠多在告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趙范知揚州便宜從事以圖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蒙古太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宗皇帝次於陝西　初蒙古小使翁鄂羅至陝西議和金行省伊喇布哈赫舍哩約赫德等懼其泄事機留之不遣及布哈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淵乃遣翁鄂羅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語甚不遜翁鄂羅見太宗皇帝於應州白之帝大怒即與太弟睿宗皇宗親帥大衆入陝西鞠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　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哈達參知政事伊喇布哈行省事於閿鄉以備潼關○以袁

詔為浙西制置使○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敗之

十二月壬子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𢧐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即遣劉易訖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擲書不受𢧐夫恐亟發牌印迓趙范於鎮江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之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趙范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莫敢對既而曰令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三城機便趙范入城約葵自滁來會葵即帥雄勝寧淮武定强勇四軍步騎萬四千赴揚丁卯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

主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饟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度江浮海徑至臨杭孰能當我然志吞揚州三城而兵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趙范趙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奏樂於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屢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甲申葵復戰敗之

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僉書樞密院事○詔右丞相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彌遠以疾久在告至是稍愈詔曰彌遠數奏精敏氣體向安朕未欲勞以朝謁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以便之立貴妃謝氏為皇后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黧黑瞖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納之諸父㮣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㮣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瞖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

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矣

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　太宗皇帝三年）春正月戊子朔帝行慶壽禮於慈明殿大赦（太后壽七十五也）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辛卯李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蹴之蹂溺甚衆乙未諸將分門出擊全戰少却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為三迭陣以待之自已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師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還陸喜事者欲挾全為重

遂贊成之以為跋扈激作愈甚則朝廷愈畏而錢糧愈增又有以身任調停之責者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全資糧遂絕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令左右扼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望夕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聞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李宋二宣差語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遂取宋誥勅朝服南向歷敘平生梗概再拜襪服焚之歎曰張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投淚就坐强飲而罷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以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寨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於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全揞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

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寧淮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罷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其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用安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葵使入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

蒙古圍金鳳翔府

蒙古圍鳳翔金行省哈達布哈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哈達布哈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布哈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

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

二月以孟珙為京西路分棗陽軍駐劄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珙又剏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衍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夏四月以喬行簡僉書樞密院事○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趙范淮東安撫副使趙葵淮東提點刑獄賞誅李全之功也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甚至故能成功

金完顏陳華善敗蒙古蘇布特於倒回谷

○蒙古取金鳳翔完顏哈達伊喇布哈還京兆民於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戍之○五月趙范討李全餘黨於淮安大敗之全妻楊妙真奔金淮安平

趙范趙葵復帥騎步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振天五月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賊始懼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為我所覺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翌日楊氏遂絶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欵

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楊氏歸山東又數年而病死

金使完顏哈達伊喇布哈戍激河口八里莊民叛逐守將而納之金以八里莊為鎮淮府○蒙古太宗皇帝使太弟侵金陝西綽布干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初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太弟睿宗皇帝然之五月太宗皇帝避暑於九十九泉諸王咸會太弟以昌國之言白於帝帝乃大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以攻汴遣太弟先出師趨寶雞綽布干如宋乞假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葛洪罷○泗州統制張宣誘殺蒙古行人綽布干於青野

原蒙古太弟聞綽布干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太弟入武休及興元府遂侵仙人關太弟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於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太宗皇帝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於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帝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使錢幣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比者否楚材對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材故留於燕帝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凡有奏稟先白中書楚材請令士居蒙

古回回河西及山後河南民一體應輸賦役從之 九月太廟火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盖殿帥馮榯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於古玆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 蒙古太宗皇帝侵金河中府完顏慶善努棄京兆而還○冬十月蒙古破蜀口諸郡四州制置使桂如淵逃歸○以李𡌴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為副使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甚得軍民之心安丙侍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

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金右丞相完顏薩布致仕薩布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薩布何所知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上章致仕蒙古薩里台伐高麗以其殺蒙古爾也十一月蒙古太弟入饒風關十二月金完顏哈達伊喇布哈師師出屯順陽太弟攻饒風關守將遁蒙古兵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曰事已至此奈何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其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

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令軍士無慮二十餘萬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也襄鄧十二月哈達布哈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遂出屯順陽

金完顏哈達使劉天山至襄陽乞師及粟制置使陳晐不許天山乃還○

蒙古太宗皇帝取金河中府

太宗皇帝圍河中急金守將僉樞草火額爾克元帥板子額爾克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帝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額爾克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額爾克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金主怒其不能死節杖殺之兩額爾克皆內族一人每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人嘗誤呼宮中牙

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蒙古太弟渡漢分師趨金汴京完顏哈達伊喇布哈帥師還鄧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河南聞蒙古入饒風關大恐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既而民復還鄉社蒙古兵突至入無所逃多被俘獲戊辰蒙古兵渡漢江行省哈達布哈名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諳達穆爾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布哈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況自來乎遂次於順陽丙子蒙古兵畢渡哈達布哈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於山前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交手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布哈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鼎珠力戰始退哈達曰彼

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令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布哈曰江路已絶黄河不氷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哈達布哈意其南渡而去己卯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四日不聞音響庚辰哈達布哈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哈達布哈迎戰交綏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盡獲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布哈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澤屯城西高英屯城東哈達布哈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葢以為實然也

新作太廟

壬辰 五年 金開興元年四月天興元年 太宗皇帝四年 春正月以史嵩之

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蒙古太宗皇帝自河清白坡渡河遂次於鄭州使蘇布特圍金汴京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巴薩不從而遣恭伊蘇等部民丁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自固京城命瓜爾佳薩哈將步騎三萬廵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戊子太宗皇帝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太弟以師來會瓜爾佳薩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恭伊蘇等皆死丁壯得免者三百人而已甲午太宗皇帝入鄭州次於海灘寺遣蘇布特攻汴城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朝臣有言珠格髙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若蒙古兵得外城則糧盡援絶走一人不出裏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罷具時京城諸軍不滿

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遍故議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金完顏哈達伊喇布哈帥師自鄧州還及蒙古太弟戰於三峰金師大潰布哈棄師而逃哈達走入鈞州蒙古獲之皆死忠孝軍總領完顏陳華善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止

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乃伏騎五千於鄧州道蒙古兵前後被擁遂南避金師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師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師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黄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一近侍入軍中傳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陳華善擁蒙古山上之師蒙古少却金師遂進次於三峰山金將張惠請達穆爾立山上望蒙古兵二三十萬陣於三峰之東厚二十餘里二將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萬騎乗上而下以擁蒙古之師蒙古師卻須臾白霧蔽空人不相覩又雪田泥淖深没入脛軍士被甲冑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軍與河北軍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乗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師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色皎然金師無一人逃者武仙率三

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巴失所在哈達乃與陳華善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太宗皇帝在鄭州聞太弟與金相持遣扣肯巴哈齊拉袞等赴之至則金師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哈達欲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陳華善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太弟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華善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布哈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太弟名見欲降之往復譬喻萬端終不從惟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哈達布哈既敗金之健

將銳卒俱盡不復可為矣蒙古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

金許州軍校殺節度使瓜爾佳實倫以城降於蒙古○二月金閿鄉行省圖克坦烏登潼關總帥納哈塔和碩秦藍總帥完顏重喜棄潼關帥師東還至鐵嶺蒙古追及皆殺之金師大潰初金聞蒙古入饒風乃遣烏登關陝總帥圖克坦伯奇備潼關便宜行事伯奇馳入陝榜縣鎮還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哈傳旨召烏登帥兵援汴烏登遂與和碩重喜等率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

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烏登發聞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氷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烏登和碩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帝謁太廟 初成也

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不克 蒙古圍歸德金行省特嘉紐勒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薩布為左丞相 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博索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薩布為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圍金洛陽中

京留守完顔薩哈連赴水死警廵使强伸代守蒙古師退蒙古主砲攻洛洛城中惟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薩哈連疽發於背不能軍三月丙戌夜城東北角破薩哈連投壕水死已而蒙古兵退元帥任守貞復主府事既而守貞援汴河南人推强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弱者半之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戰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太宗皇帝及太弟自鄭州北還次於官山命蘇布特總師經略

中原○金命尚書左丞李蹊奉曹王額爾克為質於蒙古以請平夏四月蒙古蘇布特退師河洛金大赦改元

蒙古太宗皇帝之將北還避暑也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使者至主出國書以授譯史譯史以授宰相宰相跪進金主起立受之以付有司其書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伊喇布哈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埒克以為曹王命李蹊送之於蒙古為質以請平諫議大夫費摩阿古岱太府監國世榮為講和使未行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三月癸卯蒙古主攻具沿濠列木柵以新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平章博索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

於道傍亦有望而拜者金主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籍於地上勅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為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曷土填壕功已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成長令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達旦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毋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户劉壽控金主馬言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北兵退矣衛士欲擊之金主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甲辰金主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金主問何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學生令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金主勅記姓名即免

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創者金主親爲傅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蒙古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碓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遂謂不可近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博索命築門外短墻委曲陿隘

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
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
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
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
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
紙鳶紙燈退敵難矣特有火砲名震天雷用鐵罐盛
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
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
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柰何矣人有
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
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
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物蒙古攻城
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
后陵被發蘇布特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
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四月丁巳金主遣户部
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

琢興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師散屯河洛之間參政持嘉哈沙以已守城有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色埒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耶哈沙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甲子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丁卯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己巳建威都尉完顏烏楞同蒙古使者摩多入汴金主見之於隆德殿甲戌金主御承天門大享將士聞有聲屈者金主乃還宮

金命平章政事完顏博索致仕

博索恇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敢戰博索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

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博索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

五月金汴京大疫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凡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粥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六月金徐州軍亂蒙古山東行省國安用入據之李全之敗也國安用從全妻楊妙真走山東遂降於蒙古蒙古以為都元帥行省山東會徐州埽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圖克坦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祐等斬之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

金李蹊還自蒙古○秋七月以陳貴誼同僉書樞密院事○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

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為兗王行京東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安用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用安遂據三州蒙古帥富珠哩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叔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朝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王德全劉安國因宿州從宜衆僧努自通於金衆僧努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為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青州安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

郡封拜安用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使者至安用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於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王德全杜政輩欲殺使者明日安用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達旦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達旦病死者聚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人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徧觀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授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一虎符六龍文衣一玉魚帶一弓矢二封贈其父母妻誥命及郡王宣世襲千户宣大信牌玉兔鶻帶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王德全劉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得當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户宣玉帶各二於徐而去

金鄧州行省完顏色埒恒

山公武仙拏昌總帥完顏呼沙呼會師自汝州救汴

金主命樞密使持嘉哈沙帥師應之次於中牟八月

色埒等遇蒙古於京水遂潰哈沙棄師走還○高麗

盡殺蒙古所署達嚕噶齊帥衆入於海島蒙古薩里

台伐之卒於師○金括粟民間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及籍圖克坦烏登完顏重喜納哈塔和碩三家貲產以完顏珠顆張俊民伊喇克忠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赫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責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又名民賣放下年軍需錢及上户田租已而前御史大

夫內族哈周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周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玖珠不聽竟死杖下聞者股栗盡棄其餘於糞溷中或曰於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錫默愛實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巴努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

赦免冬十月金納哈敏珠爾以盱眙來歸詔改為招信軍

○蒙古皇太弟薨於師睿宗皇帝娶伊奇哩王汗之弟阿法布女曰綵勒噶塔納生六子長諱孟克是為憲宗皇帝次曰錫里庫三曰呼爾都圖四曰諱呼必賚是為世祖皇帝五曰實埒六曰額呼布格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饟遂足金主以鞏昌衝要之地以呼沙呼為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出保石門以抗蒙古及呼沙呼勤王東下而潰金主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十一月金完顏安用襲王德全於徐州不克安用欲圖山東累徵兵於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安用怒會金主以密詔徵兵東

方安用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而遣杜政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努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不給乞糧於宋宋陽許之用安即改從宋衣冠而陰通於金資糧之卒多亡

金河解元帥趙偉襲殺陝州行省阿布哈努色爾以城降於蒙古○十二月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楊氏崩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

蒙古使王檝來京湖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

蒙古再遣使來議夾攻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復書略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

寧宗遣使臣茍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不勝願幸謹遣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金主棄汴如河北次於黃陵岡蒙古蘇布特復圍汴汴京糧盡援絕

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宜沿西山入鄧者或言設欲入鄧蒙古蘇布特今在汝州不如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遣近侍即右司郎中巴哈家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蘇布特斷不可往以今日事勢計之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

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為國家效死金主欲以富察官努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頗爾克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惟官努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博索右副元帥頗爾克左丞李蹊元帥左監丞圖克坦伯奇等帥諸軍扈從參政納新樞副兼知開封薩尼雅布裏城四面都總領珠赫外城東面元帥博斯呼南面元帥珠嘉約爾珠西面元帥崔立北面元帥富珠哩瑪嚕等留守丁亥金主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閧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京目令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薩布宣言曰前日巡狩之

議為巴哈改令往汝州索戰矣庚子金主發汴京興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而出辛丑金主出城父老百官奉辭於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北汝等壯士也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呼沙呼援兵至言於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乙巳次黃陵岡博索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因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都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博索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蒙古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官努曰衛州有糧可取也博索曰京師且

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感之遂一意以向河朔蒙古蘇布特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黃

伯固為四川制置使

癸巳六年金天興二年太宗皇帝五年春正月金主濟河次於蒲城使完顏博索伐衛州還及蒙古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續

金主走歸德府諸軍大潰博索伏誅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特嘉紐勒歡送糧千五百石正月丙午朔糧至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即日金主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孿於南岸金元帥賀德希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於北岸望之震懼遂次於漚麻岡遣平章博索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

聞之自河南渡博索遂退師蒙古史天潢以騎兵躡
其後丁巳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博索棄軍東遁元
帥劉益工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戊午金主進次
蒲城東三十里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
博索至倉皇言於金主曰今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
請聖主幸歸德已未夜金主遂與副元帥喀齊喀等
六七人登舟潛渡河走歸德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
翌日諸軍聞金主棄師遂大潰辛酉金主入歸德遣
奉御珠嘉達實布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
憤金主乃暴博索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
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富察官努一軍號令嚴肅
撫勞周悉所過無絲毫之犯老幼婦女坦然相視無
復畏避所在父老僧道獻食牛酒犒軍者相繼金主
親為拊慰人人感泣及博索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
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
思畔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其參知政事完顏納新及知開封府完顏薩尼雅布以衛紹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而幽之立自為都元帥鄭王以城降於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民始大懼時蘇布特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珠嘉達實布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之恟恟遂謀作亂以汴京降而完顏納新完顏薩尼雅布不知也正月丁卯左司都事元好問謂薩尼雅布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一死

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不答好問又曰聞民間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皇族奈何薩尼雅布曰我知之矣即命名京城官民聚于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納新拱立無語薩尼雅布反覆申諭繼以涕泣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戊辰崔立拔劒指納新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崔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納新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令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崔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崔立曰衛紹王太子承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承恪承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崔立自為太師軍馬都元

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蘇布特軍癸酉蘇布特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崔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始信其實降也崔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官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為已私第取内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

而可取信於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蒙古托卜台圍金亳州○三月金富察官努作亂殺左丞李蹊參政特嘉紐勒歡金主以官努權參知政事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紐勒歡懼不能給白於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於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富察官努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名官努謂曰紐勒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努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托卜台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努請北渡河再圖恢復紐勒歡沮之官努不悅乃私與國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努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赫舍哩

阿里哈內族錫馨陰察其動靜阿里哈反以金主意告官努金主復懼官努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努乘其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瑪哈雅納宅以兵監之驅紐勒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納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為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努因大殺朝官李蹊已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努提兵入見言紐勒歡等反臣殺之矣金主乃暴紐勒歡罪而賞官努

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及后妃族戚歸之於蒙古蘇布特殺從恪守純等以后妃北還二月乙酉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進於蘇布特

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菲者凡百餘萬人恨不早預於其數而值此也崔立時與其妻入宫兩宫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徳招降四月癸巳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克坦氏荆王梁王及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甲午蘇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馬蘇布特入汴城崔立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婢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蘇布特遣使言於太宗皇帝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帝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争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馬用之帝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

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帝始許之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户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仙走馬蹬山

伊剌瑗以鄧州降

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剌瑗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遏天錫壘一鼓拔之衆皆潰去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置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長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

五月金富察官努襲敗蒙古扎

卜台於王家寺亳州圍解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努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努乃密與托卜台言欲劫金主以降托卜台信之還官努之母而定和議官努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努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努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往至王家寺托卜台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努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托卜台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努盡焚其栅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恩楚總軍以守亳州

金官努幽其主於照碧堂六月官努伏誅官努既敗托卜台勢益暴橫居金主於照碧堂終日獨處禁近無一

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因耳於是内侍局令宋珪奉御紐祜禄恩楚烏克遜愛實等密謀討官努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努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努知蔡備禦不及歸德及聞金主言甚憤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努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宋珪等謀己卯名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於照碧堂門間官努進見金主呼參政官努既應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劒斫之官努中創投城下以走恩楚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恩楚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詔鎬以兵來迎幸

蒙古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伸死

之初參政內族色埒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三月金主使內侍授留守強伸便宜從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色埒之子於金昌府東門下誘色埒降色埒命左右射之及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凌阿呼圖克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陣於洛南伸陳於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罵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六月呼圖克以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以一馬排迫而行伸究轉不肯進強挾之將見蒙古帥塔齊爾及中原七里

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元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頸南向遂殺之

金主如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皁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四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州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呼沙呼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富珠哩小羅索簽樞密院事呼

沙呼有文武材忠亮誠慎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室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為金主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呼沙呼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由是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為遊息之所呼沙呼切諫乃止呼沙呼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疋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鋭萬餘軍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為可守矣忠孝軍提控李仲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仲德堂下杖之六十金主諭呼沙呼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呼沙呼對曰時方多故録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努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

耳令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悉取給於烏庫哩鎬鎬不能入瀾其欲日夕交譖於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怒遂疎鎬鎬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而還

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燹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板橋石穴皆降丁順復破默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牓以往珙料仙勢窮慼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

仙衆果登岵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烏遜實勒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嶮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師會蒙古伐金取唐州

蒙古帥布展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庫哩黑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人者盡戮之云

師次於息州南金以其參知政事穆延烏登及僉樞密院富珠哩中羅索行省院

事於息州宋師駐於息州之南降者曰衆息州刺史烏庫哩呼嚕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富珠哩中羅索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呼嚕畏縮以富爾佳玖珠代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金使完顏阿呼達來乞糧不許阿呼達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自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

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呼達至朝廷不許

蒙古諾延布展圍金蔡州 九月庚戌金主拜天於節

冬十月史嵩之使江海孟珙帥師會之

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等或以先世主功或以勞效起身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慮不為朕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

蒙古兵奔潰辛亥蒙古諾延布展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城中饑人相食金主命縱饑民老稚羸弱者出城就食且給饑民船聽採城壕菱芡水草以食

之猶不能給蒙古日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史嵩之又命孟珙江海率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布展大喜與珙結為兄弟酌馬湩飲之蒙古既得宋助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呼沙呼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忠誠昭著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蒙古及宋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軍丁寧勉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擒偏裨八十有七人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布展約南北軍毋相犯十二月乙亥布展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丙子黎明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又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女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

遂拔紫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七人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名麾下飲酒再行謂曰紫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灌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己卯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稺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以計說止之辛巳金總帥富珠哩羅索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東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於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眾羅索僅以身免己丑蒙古及宋合兵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壕為備及西城墮蒙古宋兵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

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庚寅以御用器皿賞戰士甲午金主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乙未殺廐馬五十疋及民間馬百五十疋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已

金更造天興寶會 時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用銀市易而不用寶泉及珍寶乃更作寶會自一錢至四錢止行於蔡州而已

金徐州降于蒙古丞相行省事完顏薩布死之○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 彌遠以疾乞解機務故申前命授之 以鄭清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

誼參知政事○以史彌遠為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彌遠既奉朝請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今以疾解政宜加殊禮於是二子一增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而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為故收名賢才老成布于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羣起逐專任憸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惟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

十一月提舉千秋鴻禧觀梁成大有罪奪其秩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很貪婪苟賤無恥詔奪其祠祿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為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為人至謂曰所不

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收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元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魯從龍宣繒免○刑部尚書莫澤工部尚書李知孝有罪免二人黨史彌遠以斥羣賢侵欲無厭言者論之故免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入對帝問以金事葵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恥以復中原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貶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

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仇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讐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黙然

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

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望日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政殿學士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晐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湘蜀漢人心罪狀顯著遂皆落職

十二月薛極免

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冣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通鑑續編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二十二

元 陳桱 撰

甲午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末帝承麟元年太宗皇帝六年是歲金亡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蒙古師從之金主守緒及尚書右丞完顔呼沙呼死之金主承麟死於兵江海獲金參知政事張天綱以歸金亡正月

庚子朔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

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為糧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殁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絶此朕志也承麟因起受璽己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庫哩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諾延布展之

師以入金右丞呼沙呼師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之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於幽蘭軒環之以草命侍臣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呼沙呼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富珠哩羅索烏凌阿呼圖克總帥元志元帥王善爾赫舍哩柏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金主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謚之哀何如衆從之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經寘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今烟焰未絶也珙乃與諾延布展分金主骨及璽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是日末帝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承麟者世祖和哩布之後平章博

索之弟也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輙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每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於亡以不擅爲嗣濮王○追封榮王希瓐三世祖考爲國公詔太師榮王已進王爵宜封三代乃封故修武郎子奭吳國公伯旿益國公師意越國公妣皆國夫人及蒙古以陳蔡爲疆各引師歸陳蔡東南爲宋西北爲蒙古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而去史嵩之使郭春詣奉先汎掃諸陵○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

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金移延烏登以息州來歸蒙古追殺之取其城烏登行省於息州與諸帥日以歌酒為樂軍士淫縱及聞蔡州破乃與富珠中羅索瓜爾佳玖珠等送款於宋為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羣奉烏登為丞相羅索為平章皆娶婦壬子舉城南還宋人焚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於羅山盡殺之且索行省已下官屬於宋宋託以犒賞召入城自萬户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蒙古兵至宋人斂避金兵悉見誅

二月以趙彥吶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興元府○

蒙古入金徐州完顏用安自殺○三月以賈似道為

籍田令似道涉之子而貴妃之弟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

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曰縱遊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反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習氣然其才可大用也由是帝眷注矣

詔太常主簿朱揚祖詣洛陽省謁八陵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省謁八陵尋復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

夏四月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幷俘因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於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於太廟藏其骨於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巳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

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易其所書故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强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

五月以趙范為兩淮制置使兼知黄州○賜黄榦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暄胡夢昱等謚録用其子以其阨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没齒無怨也

蒙古以嚴實為東平路行軍萬户蒙古之有山東實功為多初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至是畫境剖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兖濟單四州實統地既

廣為東方牧伯之長時所在殘毀實披荆棘扞豺狼弊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置之袵席之上勸耕稼豐委積辟用賢良汰逐貪墨所統治安東平遂為樂土四方之民爭赴之實為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莫不感其恩焉招徠名士置諸幕府後多為賢公卿

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陳德剛僉書院事○詔復巴陵縣公竑官爵賜竑妻吳氏號慧淨法空大師從陳德剛及太常少卿徐僑之請也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

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饟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飢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後治外而今内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之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

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主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外以警動主主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主視火主從蒐秀折希顏等數騎往諭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太廟街黙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主還府主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主不疑倉卒中就馬上抱主主頋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横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主處再刺之主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蒐秀折希顏後至不知見主墜馬謂與人鬬欲前解之随為軍士所殺伯淵繫主屍馬尾至内前號于衆曰主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主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樹忽拔起人謂樹有靈亦厭其所為也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於汴秋七月葵遣徐

敏子帥師入洛陽蒙古還師南下全子才次於汴趙癸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蒙古聞宋來爭河南還師赴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時盛夏行師汴隄亦決水潦泛溢史嵩之又不致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子才難之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二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强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為辭七月庚辰徐敏子啓行乙酉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蒙古聞迪來乃伏軍士於城外驅民出城以誘之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

八月朱揚祖還自洛

陽朱揚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兵傳宋來爭河南府哨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泗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至臨安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悲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以趙范為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趙葵為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為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掎角以復三京嵩之力陳非計故奉祠蒙古師至洛陽城下徐敏子

以師還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于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指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請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九月以趙范為京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詔趙葵

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陳德剛卒德剛居住七日而卒帝深惜之以眞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禍亂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冬十月陳貴誼卒○以孟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鎭北軍詔以為襄陽府駐劄御前忠義軍命珙兼領之十二月

蒙古使王檝來以鄒伸之為報謝使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

乙未二年太宗皇帝七年春正月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詔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寛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髙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二月蒙古城和林

和林本唐回鶻毗伽汗之故城蒙古以為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回五里許正殿曰萬安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真德秀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官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㒸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章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

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

丞相並兼樞密使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僉書院事。葛洪免。名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及名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適于此帝嘉納之名命益力與之控辭疏至十三不許蒙古奎騰太子侵蜀漢太宗皇帝命奎騰太子侵蜀漢庫裕克太子伐西域唐古和爾齊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名西征一名南征中州户十户一名南征一名伐高麗秋

七月蒙古侵唐州知隨州全子才知棗陽軍劉子澄棄師走趙范帥師敗蒙古于上閘而還○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于蒙古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禄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蒙古太子奎騰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太子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太子大悦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太子資其糧械以入蜀十二月以魏了翁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

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輸馬光祖為參議官

曾從龍卒○以余嶸同僉書樞密院事○蒙古奎騰太子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

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蒙古自鳳州入四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名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

山為阻稼卅高鼓噪盛旗鼓為疑兵彥吶至置口轂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户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

蒙古圍青野原曹友聞救卻之趙彥吶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安南入貢

丙申三年太宗皇帝八年春正月蒙古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

○二月蒙古侵蘄州孟珙帥師救卻之○蒙古初行

交鈔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定為額召魏了翁還以為僉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而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以陳韡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於蒙古趙范在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黄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分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倉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主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刼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

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

夏四月魏了翁罷（乞歸田里也）

詔悔開邊（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伉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令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曰自江閩之羣盜弗靖暨淮楚之逆雛為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讎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隣不利西南蓋嘗躪階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遽已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將布失于國中以志吾過但使留屯于塞上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駭北騎之深入賴仙原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然虜缺之所經視曩歲而尤慘重以唐均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機

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鬭戶口之因流離室廬靡存骼骴相望致撥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苛為之騷然有足閔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今方施令行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蒙古取襄陽府隨郢州荆門軍○蒙古命呼嚕呼括漢民戶數

初蒙古惟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嚕呼領之民戶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太宗皇帝從楚材之議時諸王大臣諸將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

楚材請因括户口皆籍為民帝從之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至揚墾田治兵邉備以飭秋七月陳卓罷○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僉書樞密院事○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免討失襄陽之罪也蒙古取棗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皇帝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奎騰太子南伐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大將忒沒歹欲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脱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譬説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

朱性理之書焉蒙古以中原民戶分隷宗戚六月呼嚕呼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于太宗皇帝帝命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耶律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帝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設官吏必自朝命本投下止設達嚕噶齊歲賦以七分為率五分入府藏二分為湯沐之資非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或可耳從之於是皇后太子公主駙馬貴戚皆有分地矣九月辛未有事於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名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利州統制曹友聞及蒙古戰於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奎騰太子遂入蜀次于成都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太子合蕃漢軍五

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彦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彦吶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内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巴圖爾擁萬騎逹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統制楊大全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園擊敵後隊總管夏用趙興帥本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總管呂嗣徳陳庾帥本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八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滓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

必失機遂排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間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棉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闘黎明蒙古兵益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太子次於成都四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蒙古奎騰太子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蜕趙汝鄒死之○立陳日煚為安南國王○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扣肯布哈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援之扣肯布哈入淮西蘄

舒光州守臣皆遁扣肯布哈合三州人馬糧械趙黄州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蒙古特默台侵江陵孟珙師敗之 特默台攻江陵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侵真州知州丘岳敗之 蒙古攻真州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輙敗岳乘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卻岳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覆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蒙古始定戶口田畝鹽商賦稅之法 蒙古既括戶數乃定

賦稅每二户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既而燕京劉忽篤馬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雞劉庭玉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回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楚材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咸奏罷之

蒙古命括牝馬于中原未行而罷 近臣有請刷漢地牝馬者太宗皇帝從之耶律楚材諫曰漢地所有蔴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止又侍臣托歡奏選室女楚材諫止之帝怒楚材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使令而托歡傳旨

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耳帝乃止復成都府

丁酉嘉熙元年太宗皇帝九年春正月以李亶同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僉書院事李宗勉同僉書院事○詔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蒙古選試儒者及釋道之人耶律楚材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遂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奏並仰中書省依式鑄造由是名罷始重蒙古始定驛令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

馬悉之則豪奪民馬乘之城郭道路驛擾所至須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耶律楚材請給牌劄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焉

三月蒙古伐欽察烏魯斯默爾奇斯部皆降之

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至是憲宗皇帝受命帥師至寬騰吉斯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巴特瑪命之跪巴特瑪曰我國王也且非駝何可跪人終不以是求生乃舍之

夏六月鄒應龍○孟珙敗蒙古於黃州

蒙古扣肯布哈攻黃州甚急珙帥師救之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屢敗蒙古之師卒全其城

臨安大火

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侍御史蔣峴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

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矣

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二三人置師教之

秋八月追封趙汝愚為福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僉書樞密院事○冬十月蒙古侵安豐知軍事杜杲敗之蒙古自淮西北還

扣肯布哈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城多墮陷杲隨補完蒙古令巴圖爾硬軍斫牌杈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爾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杲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西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粥

蘄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留置帳下遂累功勞起擢軍職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陳韡史嵩之趙葵守禦淮漢

戊戌二年太宗皇帝十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僉書樞密院事○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江西路光蘄黄夔施州軍馬置司鄂州○蒙古使王檝來詔朱揚祖送之○以孟珙為京湖制置副使置司松滋縣○三月以周次説為蒙古通好使○以李心傳為史館修撰初隆州井研人李舜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

以見含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明朱熹每爲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實至是召爲修撰專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録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操行脩潔

夏四月以李𡌴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以丁黼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五月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僉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卒年八十二與之出自番禺所歷皆有政悳衆以公輔望之而與之屹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九齡齊名異代良可尚也哉六月李𡌴

卒○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蒙古圍廬州知州杜杲敗之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垻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垻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垻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鋭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知岳州○冬十月史嵩之復光州○孟珙復郢州荊門軍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撽江陵節制使擣

襄郢名諸將指受方略發兵深入於是張俊復郢州賀循復荊門珙以諸將皆捷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蒙古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維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於祠壁請趙復為師儒王粹佐之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己亥　三年太宗皇帝十一年　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行簡十上章請謝事詔用元祐故事以尊異之以李宗勉為左丞相兼

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自鄂入見故就命之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謚史失之專云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同僉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府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馬夏五月蒙古遣使如高麗蒙古既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瞰親朝當罷兵秋八月以游侶參知政事許應龍僉書樞密院事林略

同僉書院事○蒙古塔海復取成都制置使丁黼敗死

蒙古遂取漢邛簡眉閬蓬文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冬

十月許應龍林略罷十一月以范鍾僉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孟珙遣師分道禦蒙古於蜀口遂復夔州孟珙聞蒙古塔海及秃雪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州聲援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户谷及蒙古至珙容遣劉全帥師禦之命伍智思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仲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振動珙凡環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埡砦會蒙古於裹樊隨信

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珙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敵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且條上方略由是京湖稍安其業遂復夔州

以陳塤為國子司業塤史彌遠之甥而德剛之族弟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銜之謂曰何為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薨乃召還至是以吏部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庚子四年太宗皇帝十二年春正月蒙古以溫都爾哈瑪爾提領諸路稅課所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

至是回回溫都爾哈瑪爾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課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近侍左右皆為溫都爾哈瑪爾所啗太宗皇帝惑之楚材言不行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

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馬珙遂大興屯田

珙至鎮招集散民置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大使遂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書院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

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軍官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玠下其法於所部行之以陳隆之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三月貶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官秩大雅當蜀殘破之初披荊棘冒矢石城重慶以禦利閬蕃夔峽為蜀之根柢至是以城陷削三秩蜀人懷之為立廟祀焉夏四月召史嵩之還朝罷都督府嵩之在鄂諸將皆以捷聞帝眷顧益隆故召還以杜杲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蒙古使王檝來議歲幣也秋九月喬行簡致仕○冬閏十二月李宗勉卒宗勉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樂聞讜言時號公清

之相以游佀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僉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蒙古東平萬户嚴實卒子忠濟嗣

辛丑淳祐元年太宗皇帝十三年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事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事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從祀孔子廟庭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埴皆繼以為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

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封爵云

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帝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馬

三月趙以夫罷○夏四月以與芮嗣榮王貴謙嗣沂王與芮帝母弟也

秋七月高麗王瞮以其族子淳為質於蒙古以求成○冬十月蒙古以伊囉斡齊行省於燕京

專領中原事○十一月蒙古太宗皇帝崩於烏特古呼蘭六皇后托里格訥治國事太宗皇帝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帝悅賜以金帛勅左右曰進酒三鍾即止是年二月疾篤脈絕諸藥不能療六皇后素干國政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時權姦滿朝鬻獄賣官而溫都爾哈瑪爾等尤強肆控治諸國楚材對曰令朝廷用人不當天下罪囚必冤枉故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六皇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帝少蘇后以為言帝首肯之赦發而脈復生十一月疾愈已久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畋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帝從之出田五日還至烏特古呼蘭與溫都爾哈瑪爾飲翌日崩年五十六六皇后召楚材問以儲嗣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

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溫都爾哈瑪爾專政用事權傾内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令其從意書填且曰溫都爾哈瑪爾奏准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楚材力諫后不聽太宗皇帝仁厚簡默服御儉素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政歸臺閣朝野無事西北中原皆入版籍遂有天下三分之二特晚年皇后乘急竊柄回回以貨致寵為可惜焉帝七子其長曰哈斯二皇后昂輝所生也早卒有子曰海都次諱庫裕克是為定宗皇帝曰奎騰曰庫春曰哈喇徹爾六皇后所生也曰哈坦曰默呼七皇后所生也是時太子諸王各有分地不相統壹六皇后既稱制於和林號令不行國政中微

十二月余天錫卒

壬寅 二年春二月游侶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

知院事別之傑僉書院事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効帝嘉納之以徐榮叟參知政事○蒙古侵蜀孟珙遣師禦之蒙古伊克諾延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王令屯江陵及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張祥屯涪州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伊囉斡齊在燕所屬惟事貨賂以掊克媚之樞為幕長一切拒絶因辭職攜家往輝州之蘇門

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畒誅茅為屋城中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任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自板小學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朱子或問家禮俾楊維中板四書集註田尚書板詩傳折衷易程子傳書蔡氏傳春秋胡氏傳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命弟子楊古為沈氏活板與近思録東莱經史論說諸書行之

夏五月趙葵罷○六月徐榮叟罷○以余玠為四川宣諭使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作長短句以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麄人斥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事干機速許同制臣共議措置

先行後奏蒙古侵真州杜杲敗之○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僉書院事杜範同僉書院事範抗言時政無有私隱同仕憚之秋七月蒙古入通州屠其民而去○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別之傑罷

癸卯三年春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初蜀中財賦入户部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寳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或老或庸或暫或貪或慘或謬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

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居下令曰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厭接咸得其驩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遂於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碁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四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

三月丁丑日有食之○蒙古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楚材以溫都爾哈瑪爾專政已言不見用力求避位會六皇后有疾遂罷楚材中書令楚材憂憤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

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負出人表雖案牘滿前酬荅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皇帝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人溫恭之容溢於外莫不感其德焉太宗皇帝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於泯絶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通趣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所學可謂難矣幸賴太宗皇帝諫行言聽故能力行不頗然而見於設施者猶十無二三向使無楚材國不知其何如也

蒙古便宜總帥汪世顯卒

蒙古入蜀世顯之功為多至是召至和林賜金虎符授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等二十州事無鉅細悉聽裁決還而卒子惟正嗣世顯善兵

能將重儒愛民勤儉自持有古名將之風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與分廷抗禮待以上賓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合州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蜀始可守

甲辰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僉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論範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并論罷二人三月以吳淵僉書樞密院事○秋九月史嵩之以父憂去位詔起復之罷將作監徐元杰及逐遊士之居京學者冬十一月嵩之乞終喪制許之初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其從子璟卿諫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誠恐禍起蕭墻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

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不從已而黃濤劉應起徐霖等果上書論嵩之姦深擅權帝雖不聽而論者益衆及父彌忠疾亟嵩之謁告許之翌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以為不可帝不聽元杰遂去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累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令嵩之亡父以速其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嵩之不天聞疾不省聞訃不行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姦謀已遂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大臣居天子之下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

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釋裒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刼制朝廷之術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陛下眷留將以利國殊不知貽國無窮之憂也嵩之之為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之許堪為鎮江守臣所以預為巳之地也故令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臺諫不敢言嵩之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嵩之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嵩之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嵩之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内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辱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

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今史氏秉鈞三世矣天下士民惟知有史氏陛下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此臣所以痛心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具瞻之位乎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一二愚士橫議爾鄭國之人聚於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然人皆賢之臣獨恨子產之無以變士習淑人心也今陛下尊居天陛置輔相於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

乃指名大罵之然則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矣若使嵩之果匿喪匄餘設謀起復固無以逃天下後世之議若起復出於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顯示天下揭臣此章於四學俾輕儇浮薄者有所警戒太學齋廊因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夕入諸生朝出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簒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逐斥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且隆漢都而尚尊國士肆維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為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機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臣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歸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

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勿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恥茍為飽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蕙逐盡削進士之籍嵩之自知不為公論所容上疏乞終喪制帝乃許之吳淵罷○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以鄭清之為少保奉朝請清之雖罷相寵頤不衰至是以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奉朝請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帝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於西湖之養魚莊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

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
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
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
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洩三百里
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
萬民不知役遂為江陵天險

乙巳

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僉書樞密院事
○二月呂文德敗蒙古於五河復其城○夏四月杜
範卒○蒙古太納侵江陵孟珙敗之○秋七月蒙古
侵濠州知州呂文德敗之○冬十一月以陳韡同僉
書樞密院事○十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丙午六年蒙古定宗皇帝元年春二月范鍾罷鍾直清守法為時名相與游佀不恊力辭而去

蒙古入兩淮呂文德敗之○蒙古入蜀余玠敗之

○夏六月以陳韡參知政事○秋七月蒙古定宗皇

帝即位於蘇默托里蒙古自太宗皇帝崩諸王近屬自相攻戰國内大壞至是定宗皇帝始即位于昂吉河之蘇默托里諸王不服將謀不軌會雷雨大作行營水深數尺遂各散去九月京

湖制置大使孟珙卒以賈似道為制置使知江陵府

珙疾革乞致仕許之詔命未至而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

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埽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自號無菴居士冬十二月詔史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嵩之雖去國論者猶籍籍乃命致仕詔不復用以靜羣言蒙古侵京湖江淮州縣

丁未七年定宗皇帝二年春正月以嗣榮王與芮子孟啓為宜州觀察使孟啓資識內慧初能言即有法度帝甚奇之至是授官令就內小學夏四月以王伯大僉書樞密院事吳潛同僉書院事○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清之方與客放浪湖山寓僧剎竟夕不歸中使

至門淸之始還入對力辭不允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知建康府便宜行事陳韡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至帝深憂之鄭清之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捷音日至矣游侶罷○秋七月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寀同僉書樞密院事八月寀罷○高定子卒○呂文德敗蒙古於泗州

戊申八年定宗皇帝三年春三月蒙古定宗皇帝崩於杭錫雅爾之地皇太后托里格訥復治國事定宗皇帝在位委政于皇太后及近

習而已及崩年四十三有子三人長曰呼察次曰諾果三曰和和時國内大旱牛馬死者十八九民不聊生

夏六月以徐鹿卿爲樞密使○秋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僉書院事史宅之同僉書院事伯大尋罷○冬十月别之傑罷

己酉九年春正月封孟啓爲益國公○以周世宗八世孫榮彦穎襲封崇義公○置慈幼局於臨安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閏二月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

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趙葵視師既久屢奏捷音帝思所以處之鄭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居左使葵居右帝從之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以淮東制置使丘岳兼淮西制置使岳在揚與蒙古戰多捷閫職脩舉帝嘉之故有是命親書忠實二字賜馬五月趙葵乞歸田里不許葵制既下言者論其非由科第進者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聞之因力辭右相乞歸田里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懟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帝雖不允而葵終不至陳韡罷○冬十一月應繇罷○十二月以吴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僉書院

事○史宅之卒

庚戌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曾伯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葵罷○夏五月以善珝為嗣濮王○余玠大敗蒙古於興元蒙古汪惟正屯兵利州以扼四川日謀進取使其從宜使李德輝募民入粟綿竹陸輓興元水漕嘉陵資用饒足玠親帥諸軍巡邉直擣興元與惟正戰敗之

辛亥十一年蒙古憲宗皇帝元年春正月封建國公孟啓為建安郡王賜名孜○三月嗣濮王不熂卒○以謝方叔知樞

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夏六月

蒙古憲宗皇帝即位於奎騰敖拉之地定宗皇帝之崩諸大臣欲奉庫春之子實勒們久而不決至是烏蘭哈達以太祖皇帝諸孫惟憲宗皇帝謙慎宜立諸大臣兄弟皆曰可乃大會於奎騰敖拉之地而即帝位馬實勒們不服憲宗皇帝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夷之由是始定遂罷不急之役嚴軍律以安民又以自太宗皇帝以來羣臣擅政凡有詔令必親為之政始歸一烏蘭哈達蘇布特之子也秋七月蒙古憲宗皇帝命其皇弟

總治蒙古漢地民户事開府於金蓮川承制封拜憲宗皇帝詔凡軍民在齊拉袞山南者聽皇弟呼必賚大王總之遂開府於金蓮川大為張宴先是姚樞隱居

蘇門以道自任皇弟遣趙璧台之樞至見皇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為乃盡其平日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要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本末兼該細大不遺皇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樞言於皇弟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讒者矣不若惟掌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理順安皇弟納之蒙古以孟克薩勒為斷事官博勒和為大筆且齊掌朝貢事鴻和爾留守和林塔哈納阿勒達爾副之察罕伊爾根統蒙古漢軍侵兩淮丹達爾統蒙古漢軍侵四川和爾台統蒙古漢軍伐吐蕃伊

囉斡齊布扎爾鄂勒博都特達喇行中書省事於燕京巴蘇呼諾海塔喇海主伊吾廬至阿穆河迤南事諤爾根主和掄舍哩迤西事斷事官掌國訟其權任為至重大筆且齊其任猶左丞相也

冬十一月鄭清之致仕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帝不許賜玉帶以朝一日退朝忽感寒疾危甚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封齊國公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久居宰輔其再相也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縁以賄進為世所少然端平之治有足稱者焉以

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僉書樞密院事○蒙古以僧海雲道士李真常各領其

教事○蒙古伊克伐高麗○蒙古皇弟置屯田經略司於汴梁自奎騰太子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絶雖歲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姚樞請以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髙廪邉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皇弟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掎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世顯戍利州劉黒馬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於關西以中粮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州又置安撫司於邢由是東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

蒙古以史天澤趙璧為河南經略使

自太宗之後中原任非其人而河南陜西民受病尤甚憲宗皇帝即位倚任於伊囉斡齊史天澤自真定入朝請分河外所屬而試治之且乞不令伊囉斡齊有所鈐制許之乃立經略使於汴命天澤趙璧代治之時河南民無依恃差役迫急流離者衆軍無紀律暴掠平民莫敢誰何故州縣往往為宋師所復天澤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罷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饟立邊城以遏敵衝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河南大治

壬子十二年憲宗皇帝二年春正月王堅復興元○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蒙古侵隨郢安復州○余玠敗蒙古於嘉定府○蒙古汪惟正城沔州○蒙古徙其太宗六

皇后及諸王於邉賜定宗皇后死竄太宗皇帝孫實勒們於摩多齊憲宗皇帝以諸王嘗欲立實勒們也乃徙六皇后托里格訥及孟格圖諸王於奎騰大王營盤哈坦諸王於巴實伯里默啰諸王於雅爾達實河海都諸王於哈里雅爾伯爾克諸王於庫爾哲托克托諸王於額森埒分后家貲於諸王定宗皇后烏拉海額實以厭禳賜死禁錮實勒們於摩多齊

夏六月蒙古以漢地分封宗屬憲宗皇帝以中州封同姓勅皇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皇弟遂請關中憲宗皇帝曰關中户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孟由是皇弟有關中河南之地

蒙古皇弟以楊惟中為河南道經略使時河南總管劉福貪鄙殘酷害

虐遺民將二十年惟中至名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惟中命設大梃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排衛而至惟中即握大梃擊福踣之福數日死百姓莫不鼓舞稱快焉秋八月行會天歷○蒙古憲宗皇帝命皇弟帥師伐西南夷皇弟實埒帥師伐西域克埒布哈帥師伐波黑奚撒里帥師伐印都皇弟由中道進烏蘭哈達由西道荼寒由東道副之印都古天竺國也有户百餘萬秋九月嗣沂王貴謙卒○冬十月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嗣濮王善珋卒以善負代之○十一月吴潛罷浙東福建大水故也印都朝貢

於蒙古○蒙古烏蘭哈達伐附都鄯善烏爨摩些等國皆降之

癸丑寶祐元年憲宗皇帝三年春正月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孜爲皇子賜名禥進封永嘉郡王○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蒙古汪惟正城利州沔利既城蒙古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蒙古渡漢江次於萬州遂入西柳關高達敗之○蒙古烏蘭哈達敗羅部於夷可浪山遂會皇弟滅大理擄其國王段智興以歸得五城八府四部三十有七蠻夏五月名

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傑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妻虜富人以脅取金帛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兵精勢張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于方叔方叔遂倡

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交結權要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荅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為宣諭使國子司業葉夢鼎言蜀當垂亡危急之秋晦恐不勝其任乞改命謝方叔固以為能乃止

蒙古使扎拉爾代高麗代也寇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卒

玠聞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傜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邉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

蜀錦蜀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姚世安拒命咸名頓挫齎志以沒惜哉八月以

余晦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通鑑續編卷二十二